

往事如昨

海火吟

李心亮

胶东渔俗：根据多年经验估算，鱼汛或者虾汛到来之前的几天，渔船提前到网场进行探测作业，称为“踩苗”。每年八月二十日前后，临近处暑节气，渤海湾大对虾汛的先头部队就要从渤海深处启程，穿过庙岛海峡，往黄海进行洄游转移，这标志着渤海湾大对虾汛正式开始。

回忆起那次虾汛，已是三十六年前的事了。

我记得很清楚，那一天，是阳历的八月十八日，阴历的七月十七，父亲决定晚上去对虾网场进行“踩苗”作业。我上初三，十六岁，正放暑假在家，就跟着父亲去出海，领略初秋大海的神奇。

落日熔金，一丝风也没有，大镜子海。海里连个浪刺都没有，夕阳半落在大海里，染得海水金黄一片。船开出去四五海里，天渐渐暗了。船向西北，宛如在平滑的玻璃面上滑行。甩在船舷右面的庙岛群岛变成了瓦青色，略微比天空的颜色深一些；船舷左边的蓬莱陆地，也在天际勾勒出铁线一般的山峦。船行约三个小时，远远望见宽阔的、闪着粼粼波光的线江。父亲把船的马力放慢，等待着合适的流水。“踩苗”作业不用撒一船网，撒十块八块网就行了。线江头上起了浪刺，这是下来流水的标志。父亲把船开过线江，又往西北行驶了大约一海里，开始下网。这一次“踩苗”，一只大虾也没有捕获到，父亲自言自语：“没有‘苗’啊！还不到日子？今年的虾汛估计要晚些日子。”

收拾整理好网具，准备归航。猛一抬头，一轮又圆又大的月亮不知何时跳出了东南方的大海。月亮升得不高，月光很亮，整个线江海域，东西南北，完完全全笼罩在一片略带金色的银辉里。月光下，天空和黛蓝色的大海融为一体，悬在天空仅有的几颗又大又亮的星是大海和天空唯一的分野。天海之间，没有一丝风，没有一片云，没有一点杂音。整个天海干净得纤尘不染。

我站在船头，面朝北，眼睛盯着蓝宝石一样的线江西部水面，忽然，从深不见底的墨蓝海底隐隐约约浮起幽蓝的星子。一颗、两颗、三颗……那一颗颗星子忽悠悠，冉冉上浮，变大变亮，三三两两下沉在碧青碧青的琉璃里。星子渐渐洇开，显出海蜇的形貌，透明的、片片玉石雕琢而成的伞盖，有浅蓝的、深蓝的、蓝紫的、紫红的、玫红的、象牙白的、玉白的，无一例外，每一颗星子边缘都缀满流动的珠光，像无数盏五彩宫灯，按照各自的喜好聚拢组合。单个的，似遗落的琉璃盏，通体透着冷冽孤傲，三五成群的，连缀成铺展的皎绡，每一片褶皱都潜藏着左顾右盼的光晕，如古波斯地毯上五彩的流苏。

我趴在船舷上，不眨眼睛，紧紧地盯着看那浮浮沉沉的海蜇，它们如同被施了魔法，不断地从大海深处咕咚、争先恐后冒出来。浮上海面的海蜇伞盖，刹那间沾满月光金色的清辉，触须垂落飘摇，散成耀人眼目的璎珞。千百个透明发亮的躯体一齐在涌动中折射出迷离的光华。忽然，这一枚海蜇急速下沉，似收拢的浅碧莲蓬，将渐弱的光晕层层裹进半透明的蜇盖，直至隐入幽深的大海渊薮；不知为何，那一枚海蜇，陡然急速上升，仿佛是敦煌飞天的乐女，顷刻间喷涌了洒向人间的璀璨花雨。最摄人心魄的，是海蜇群里偶尔露峥嵘的巨无霸。阔达将近两米的伞盖，如熔化的蓝宝石穹顶，触须展开飘摇，喷薄出三十余尺光的瀑布，将十米周围的海水全部

照得晶莹透亮。这是成吉思汗设在广袤蒙古草原上的行营大帐？抑或是海西女真子弟尊奉与仰望的部落图腾？明月当空，我家渔船附近的海蜇群越聚越多，越聚越密，幽蓝与翠绿的光焰彼此浸染，玫红与绛紫的彩绸交互穿插，一霎时，海水被酿成流动的极光。此刻若从高空俯瞰，整片海域仿佛正在举行盛大的祭礼——万千海蜇是游动的烛火，而大海，就是盛满星光的圣杯。

我长到十六岁，从来没有见过如此壮丽的阵仗，壮丽得使我惊怕。我怔怔地，脑子一片空白，稍微回过神来，腿脚都有点不听使唤了。我急忙三步并作两步奔向坐在舵楼高处的父亲。

父亲正远远望着泛着粼粼细浪的线江头。被线江隔开的一东一西两块水域，上一刻还罩在温柔如纱的月光里，忽地海面腾起万千彩矢，将展平如镜的海面射得千疮百孔。镜面迸裂处，惊起的不是水珠，而是飞溅的七彩焰火。船头向东大约一百丈外，一道由发光海蜇组成的七彩瀑布火球正逆流而上，浩浩荡荡、势不可挡，如奔腾之万马，直奔线江，这道七彩瀑布将原先合为一体

的夜空与海面的界限彻底割裂。

我抓住舵楼外的扶手，手都是微微颤抖的，双眼望向父亲。父亲口里旱烟袋的火星一明一灭，一股蓝烟从鼻腔喷出。

“爸爸，咱们遇到了什么？”

“海火！”

话音未落，目之所及，整条线江都燃烧了起来。

月亮越升越高，越来越亮。大海上依旧没有一丝风，天空中依旧没有一片云，天地之间依旧是没有任何杂音。我家的船静静地漂在线江东侧。我陪着父亲站在高高的舵楼上。

起大水流了，江水搅起幽暗处的一抹微绿，犹如谁在碧纱罩里擦亮了一根火柴。渐渐地，光晕浮现，显出一团团海藻的形貌——丝绦般的叶脉上缀满细密的光点，是绝小的奶白色、银粉色、蓝紫色、橘黄色、猩红色、藕荷色的珍珠泡泡。清凉的、柔美的、皎洁的月光从海面泼洒向下，映衬海藻半透明的叶脉，一束束光在纤维里流动，时而聚成翡翠色的火苗，时而散作万千游走的萤虫。暗流拖着它们向水面舒展，挺立着的棵棵海藻枝叶宛如巫山女神女遗落的一枚枚碧玉簪，在浅墨色里勾画着光的纹路。碧玉簪头，浮着月华镀上的紫巍巍的光晕。单株的，高高大大，是细浪里载浮载沉的翡翠笔，一撇一捺，静静书写着光的诗行；成片的，密密麻麻，散做一段被揉碎的星河，每一片叶梢都挑着颤动的七彩的珠子。

“爸爸，海菜上面发光的是什么？”我好奇地问。

“一些咱们叫不上名的浮游生物，还有——应该是鱼啊虾啊产的卵。”

我盯着它们，流水涌动，它们便活了，说不定就在这个温暖无风圆月高悬的初秋夜，数以亿万计的小生命会纷纷破卵而出。流水急了，将线江里的海水，拉扯成丝丝缕缕，撕碎成片片条条，或绷直如琴弦，或婉转如蚯蚓，经细浪几番拨弄，一律迸溅出细碎的荧光粒。数以万亿粒的荧光连成一片，向前看不到头，向后望不见尾。

海藻丛里，忽然有几尾银鲳跃出海面，这个我认识。我小声叫：“爸爸，爸爸，鲳鱼，有鲳鱼哎！”父亲明白我的意思，笑笑说：“没有用，下网也捕不到它们。”鲳鱼的鳍甲折射月华，像几柄霜刃劈开湖蓝色的绸

缎。我一低头，鲳鱼在水中化身银白色的玉佩，鱼眼是墨玉般明净。一条鱼，就是一枚发光的玉玦，成百上千条鲳鱼，形成了一条流动的玉石的河。追赶鲳鱼群的是“长嘴良”鱼群，长嘴的前端变幻为深色的紫红，密布满身的鱼鳞在月光下幻化成闪闪发光的碧玺。它们矫健如龙，时而聚作一球旋转的银河，时而分散为千百团流动的光环，时而突然炸开，万千碧玉梭四散，将海水刺出无数细碎的冰痕。鲳鱼群发着光，良鱼群发着光，各种鱼群穿梭在发光的海藻丛中。鱼群掠过发光的海藻丛，鳍尖扫过柔韧的海藻丝，瞬间弹起一串串翡翠色的火星；惊慌的幼鱼在藻林间奔逃，鳞光与海藻叶脉的光点交叠，宛如流星穿过薄云；互相追逐的鱼群们，在江流拐弯处急速驰骋，甩动的光尾，噼里啪啦，搅动整片藻林，银白与碧绿斗法，暗紫与浅红厮缠。谁能料得到，宁静的海面下还藏着不休不止的争斗江湖？

三

皓月凌空，小船悠悠。海面上依旧是
一片初秋的祥和，明月似冰魄碾成的玉轮，
凉浸漫地泼下来，在海面铺开百万顷碎
银。月光是凉的，凉得通透，照得线江江边的
细浪卷起了霜刃，照得远处的海岛立起山骨。
我想：此时此刻，就连最幽深的渤海海沟里
都能浮出几星青荧吧？这般的大月亮，
简直是老天垂下的明镜，要照彻渤海龙宫的九重宝殿。

我呆呆抬头，望着月亮出神，还没等回
过神来，线江头的海面忽地又炸开，满海火树
银花。海蜇大部队蜂拥而至，你根本不知道
它们是从哪里冒出来的，只见千万只海
蜇纷纷撑开琉璃伞，顷刻间将月光攻陷。
只见夜光藻手牵手把线江边的浪沫搅散，
瞬间化作万朵流萤，绿的、白的、紫的、青的、
红的、蓝的。只见各色鱼群游过时纷纷摆起
尾巴，拖出一串串彗星。只见一群通体艳红的
怪客，喷吐着七彩光珠串成的璎珞，在海
蜇、海藻、鱼群的各种焰火中耍得格外欢实，
妖艳瑰丽的身姿，恍若是东海龙宫龙王爷
起驾的仪仗兵。

“爸爸，这是什么？”

“这是渤海湾里少见的大鱿鱼，咱们蓬莱
土话叫大花瓶子。只在秋天月亮圆的晚上，
才能看到它浮出水面。平时，难看见它。”

“咱们人间是正月十五闹花灯，难不成今
夜海里也闹花灯不成？”我突发奇想，脱口向
爸爸问道。爸爸只是笑了一下，没有给我一个
明确回答。

此时，我家的小船就镶嵌在月宇海火的
光影里，上接“银河倒泻三千丈”，下临
“火树珊瑚夜未央”。海面，依旧没有一丝
杂响，而我的心中，却不免有“昆山玉碎凤
凰叫”的潮音。

月亮已近中天，显得更圆更亮。碧海
清秋，令人万虑尽销。我坐在船尾的横木上，
北面的长岛点点星火渐遥渐远，南岸家乡
的山峦也从低矮逐渐变得挺拔。回头一
望，船桨拖着的不是浪痕，而是一缕渐熄
的光晕。海火离我远了。我的心还在突
突跳着。

三十六年后的我，每每忆及与神奇瑰
丽的海火邂逅，依旧心驰神往、心潮难平。
我心目中那明月清秋夜的一叶扁舟，早被海火
煅成了透明的七彩琉璃船。

昔宋人用松墨写水月禅境，今我以秃
笔绘渤海海火。虽隔千载，愿神韵一脉相
承。今人词笔，难免囿于古人窠臼。盖因
亲见月海争辉、鱼龙吐焰之奇，始信张于
湖“玉鉴琼田”绝非虚语。后来览者，当知
渤海秋夜，月满海静风平之时，或可遇此
海火奇观，激赏到“琉璃界里舞鱼龙”之绝
佳美景。

遂做小文《海火吟》，并填词一阙以记之。

《临江仙·海火吟》

万里沧溟浮月魄，
鲛人夜点星灯。
琉璃界里舞鱼龙，
蜃翻银汉落，
蜇涌碧霞升。

一叶扁舟光影内，
恍闻水府箫声。
老渔笑指火云崩。
此间烧海处，
曾煮六鳌烹！